

长篇小说

武松的爱情

罗辑◎著

《水浒传》是一部古典现实主义作品，此部是《武松的爱情》是部深刻又很好看的小说，在众多对它进行改写的文本中，作者的想法力很丰富，文笔很优美，此书观念新颖，思

苏叔阳

新闻

苏叔阳

苏叔阳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全国百佳出版社

21

长篇小说

罗辑◎著

武松的爱情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松的爱情 / 罗辑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1

(21 世纪小说馆)

ISBN 978-7-5391-7052-7

I. ①武…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9488 号

武松的爱情

罗辑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75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052-7

定 价 22.8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64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序言：人性深度与审美惊愕

王晓明

罗辑是我国话剧界的一员骁将。1982年，他的第一部话剧剧本《春天的后面不是秋》在《当代》杂志上面世，立即引起首都话剧界的关注；文学评论家王行之先生称这部话剧“为我国表面热热闹闹实则冷冷清清的话剧舞台带来了新生面”。1985年，罗辑的第二部剧本《红夜》由上海著名导演胡伟民先生推荐，在《十月》杂志上发表；演出逾200场。1988年，罗辑的第三部话剧《回头是爱》在首都剧场演出，曹禺先生观后大为赞赏，邀罗辑到家中长谈，称该剧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戏剧，很深刻，很好看”。1996年，罗辑创作的大型话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问世，在第六届中国戏剧节上获曹禺戏剧奖。1999年，罗辑创作的《邓小平在江西》在中戏逸夫剧场演出，中戏老院长徐晓钟先生观后发表讲话，称该剧“开创了领袖人物塑造的新纪元”。去年，罗辑又创作了小剧场话剧《温柔的绑架》，近日由袁鸿先生将此剧搬上了首都舞台……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直从事话剧创作的罗辑前不久突然拿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这本《武松的爱情》。这部小说对《水浒》中“武松杀嫂”的故事进行了令人震惊的颠覆性改写，演示了一个波诡云谲而又无比深邃的生活世界，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生动鲜活而又无比复杂的人物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我感受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惊世骇俗：对《水浒》原故事的大胆改造

《武松的爱情》对“武松杀嫂”原有的故事做了惊世骇俗的艺术突围，令人瞠目的突破主要有两点：1、小说把武松设计为武松之母郑青青与西门庆之父西门逵通奸所生的私生子；2、把武松和潘金莲设计为一对初恋情人。

前一个设计有以下几个好处：(一)、这解释了武松与武大郎何以长得不像；(二)、由于武松与西门庆是同一个父亲，因此二人长得极为相似，使深爱着武松的潘金莲初见西门庆以为是武松进而产生移情；(三)、“私生子”这个恶谥是武松万万不能接受的，这令武松痛苦万分，使他在杀西门庆的时候内心情感丰富而复杂。我想，作者这一设计的深层用意还在于：它展示了武松这一人物在面对武家的“宗法”义务和面对西门家的“血亲”意识之间的抉择所呈现出的内心痛苦，从而深化了作品的社会性主题。

2、《武松的爱情》的另一个大胆设计是武松和潘金莲原来是一对恋人。作者的这一设计并不是为了“言情”，而是为了丰富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出美好的人性与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这场初恋展示了潘金莲清纯可爱的少女形象，也极大地丰富了武松这一人物的内心情感，一改《水浒》中武松干巴巴的人物形象，使他有情有欲，变成一个活人了。《水浒》中武松杀西门庆只是一种“为兄报仇”的情绪，内心难免空洞；而在《武松的爱情》中，武松杀西门庆时内心就复杂丰富多了：(一)、为兄报仇；(二)、为自己正名(我不是私生子)；(三)、潘金莲原来是我的情人，你西门庆给玷污了，我岂能容你？！

作者在故事构架上这两条重要改写，增强了人物之间的张力，使故事更为紧凑，更具有戏剧性和传奇性，为挖掘人物性格的深度提供了平台；它既解决了《水浒》中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也使“武松杀嫂”这个平常的“惩恶扬善”的故事，具有了探讨人性深度的可能性。

二、对《水浒》原有人物的深刻改写

《武松的爱情》对《水浒》中“武松杀嫂”的所有人物进行了彻底改写，使《水浒》中那些类型化的人物都变成了有血有肉有深刻内涵的艺术典型。

黑格尔在谈到希腊古典悲剧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悲剧的区别时曾经指出，古典悲剧主要是在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展开“人外”的矛盾和斗争；而近代悲剧则主要表现人的自身性格的矛盾和分裂，两种对立的意识在一个人的内心展开是“人内”的冲突。

《水浒》表现的是“人外”的矛盾和冲突，而《武松的爱情》则表现为“人内”的冲突，是人物自身的矛盾冲突。也就是说，《武松的爱情》是站在现代

人的立场上，通过对人物的内在冲突与矛盾的揭示，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物的
人性状态：人性的欲望、人性的错位、与人性的迷惘。

在《武松的爱情》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当属潘金莲。

在《水浒》中，潘金莲只是一个“荡妇”，只是一个“概念”。当代许多
改写潘金莲的作品只是把“立场”和“观念”改过来了事，把“淫妇”改成“被
压迫妇女”，在形象塑造上几无建树。《武松的爱情》的成功则是作者把潘金
莲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分析”的，使之成为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典型。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拦狗放狗”这一饶有兴味的描写，使潘金莲一
出场一下子就展现出了她娇憨调皮的少女形象；紧接着，作者又通过“黄包事
件”、“汗巾事件”、“月下送别”等段落，极为生动地展示了少女潘金莲痴情、
自尊、大胆追求爱情等美好情怀；到了张大户家，通过潘金莲与张大户、李翠
娥、李敬儒等人物的冲突，展示了她坚贞、自重、向往自由等性格特征；等武
松归来后，作者写出了潘金莲的痛悔、克制，和对武松深埋在心底的爱情之火；
在绝望中，潘金莲毒死了武大郎，最后她无辜地死于封建伦理的钢刀之下……

作者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多侧面、多角度地“分析”了潘金莲这一人
物，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又增添了一个熠熠闪光的典型形象。

再说说武松。武松在《水浒》中只是一个概念化人物，威猛忠直、好勇斗
狠，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他有些空洞。《武松的爱情》对这一人物做了极大改
动，把他当做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活人”来写。通过他与潘金莲的初
恋，作品写出了他有情有义有欢乐有痛苦的内心世界；在他与西门庆的争斗中，
写出了他有仇有恨有矛盾的复杂情感。总之，他不再是《水浒》中的“木头人”
了，他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男人”了。

除了这两个主要人物，《武松的爱情》中的其他人物，如西门庆、王婆、
武文秀、武大郎、王招宣、张大户、李翠娥、李敬儒、铁树花、吴月娘、钱贞贞等，
也都写得各得其貌、活灵活现。

三、波诡云谲：戏剧化的叙事策略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爱尔兰作家叶芝说过：“一切艺术形式分析到最后，
显然都是戏剧。”

小说尤其如此。

纵观中外小说史，没有一部优秀的小说是缺乏戏剧性的。如奥斯丁的小说便被人称为“戏剧式小说”。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也被巴赫金称为“戏剧化”。最具现代意义的小说戏剧化对话手法是在海明威笔下实现的。在中国，鲁迅和张爱玲的小说也都被称作“戏剧化小说”。今人刘恒的《伏羲伏羲》和苏童的《妻妾成群》当属此列。

《武松的爱情》就是一部戏剧化小说。这部小说在形式感上的主要特点就是戏剧性叙事。它具有紧张而又充满变化的人物关系和强烈的悬念；故事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戏剧性张力和将信将疑的期待，使整个故事具有强烈的动作性。

当今小说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叙事沉闷。这既悖离了中国小说的传奇传统，又违拗了当代人的心理节奏。所以，人们不爱看当前一些所谓新小说。《武松的爱情》这部小说就摒弃了那些冗长的心理描写和无边无沿的议论，而是用戏剧和电影的某些手法，加快了节奏，增强了悬念，使小说很好看。

为了强化戏剧性，作者还插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手法，极大地深化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使作品具有了形而上的象征意味。如小说结尾处潘金莲的“梦魇”和“灵魂出窍”。潘金莲在现实世界陷入绝境之后，她进入了可怕的梦魇，从祭坛到地府，她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这是一个孤苦而糊涂的灵魂的自审和自焚。潘金莲死后，作者独出心裁地写了她的一次“魂游”。在魂游中，清河县成了鬼魅魍魉的世界，芸芸众生的昏睡、痴呆、麻木、沉沦，构成了一幅颓败的世界风景。

这些变形、诡语、幻觉、梦魇的描述，都是人的生命感觉的荒诞呈示，揭示了在传统道德压抑下的人的生命的悲剧性、世界的荒谬性及自我超越的不可能性。

《武松的爱情》是一部罕见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它对古典主义的《水浒》进行了现代性改写，使《水浒》中的类型化人物都变成了具有复杂性格和充沛内心世界的活生生的人物，也使得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变得异常尖锐复杂，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

是为序。

自序： 艺术就是猜想

小时候，十三岁左右吧，我读过一次《水浒》。读到武松杀嫂的段落时，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心里十分仰慕武松，恨不得自己能有这么个嫂子也让我杀杀。

二十岁的时候，又看了一遍《水浒》，看到这一段，就觉得不对味儿了，感到施耐庵老先生的思想有点问题，故事编得也有不少漏洞，有几点就叫人想不通：一、武松与武二郎既然是一母所生，怎么长得差异那么大？一个高大威猛能打死老虎，一个身材矮小还丑陋不堪，这符合遗传规律吗？二、武松身强力壮，你也没说他阳痿，他怎么就从来不寻思男女的事呢？难道他是木头做的？三、你把武松写成一尘不染的英雄，把西门庆写成十恶不赦的淫棍，把潘金莲写成千古骂名的荡妇，把武大郎写成百无一用的窝囊废，除了这些用封建道德制造出来的概念化特征之外，他们身上别无其它，生活中有如此单纯、单薄、单调的人吗？

三十岁搞专业创作以后，我才逐渐明白：《水浒》是一部古典主义作品，你不能拿现实主义美学的眼光去看它。古典主义的创作观念就是一个简单的善恶判断：人物分好伙坏伙。好伙的就高大无比，人间的好事英雄事都往他头上焯；坏伙的那就不是人了，天下所有的丑事缺德事都是他们干的，也不管合理不合理。作为一个明朝人，施耐庵老先生这样写是情有可原的。作为一个现代人，我的不满也是自然的。在不满的情绪中，我用现代人的理念对这个故事做了一些审视和思索，生发了一些这个故事可能衍生的各种“可能性”的猜想，想写一部具有点现代意味的小说或电影。但由于每天忙于生计，不得不写一些应景的话剧电视剧，就把这个想法撂下了。今春得暇，忽然想起了这件事，费时两个月，总算把《武松的爱情》这部小说弄出来了。

写作伊始，我就告诫自己一定要把握住几个问题：一、写这个血光飞溅的

故事不是为了“言情”，也不是为了“翻案”，而是想用现代艺术观念重新阐释一下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中的几个人物，使故事合理化，使人物能具有一定的人性深度，成为丰沛充盈的艺术形象。如果硬要给这部小说找出点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想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非人性本质做一点文化批判。中国的历史最令人痛恨的就是封建宗法社会过于漫长过于稳定。统治者“兴天理，灭人欲”，想把人的正常欲望都消灭殆尽，他好统治。但是，人心中的欲望之火是永远灭不掉的。人活着就要有欲望，你什么理也压不住。《水浒》虽然写的是宋朝故事，实际上施老先生眼睛看到的都是明朝的事物。众所周知，明朝的市民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活动所鼓荡的“人欲”已经开始挑战弥漫在社会上和浸染在人们心灵中的“天理”。但由于当时“天理”的势力过于强大，“人欲”的挑战只能以悲剧收场。所以，我给这部小说写的题记是：“人类每一个合理愿望的展示初期都是悲剧的”。二、我把武松设计为西门庆之父西门逵与武松之母郑青青的私生子，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武松何以与武二郎长的不像，及由于西门庆与武松相像而使潘金莲移情这样一个故事表面合理化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样的设计，使武松不得不面对武家的“宗法”与面对西门家的“血亲”之间的人伦冲突来做出抉择，通过他的内心痛苦和他最终倒向“宗法”，折射出封建伦理对人的荼毒之深。三、在展示潘金莲从美妙少女到杀夫少妇的演变过程中，不啻要注意避免在人物塑造上的道德化和品质化，更要注意到这个人物在精神畸变过程中的“心灵辩证法”。四、在武松的形象塑造上，一定要把原来那个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头人变为一个有着充沛情感的男人，更要注意这一人物在伦理与爱情、血亲与情仇、家族观念与真实情感等诸多矛盾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复杂性。

同时，我为这部小说设定了一个主题词：“报复”。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贯穿动作都要集中在这两个字上：武文秀杀西门逵是报复；李唯中打武文秀是报复；武松杀李唯中是报复；张大户把潘金莲下嫁武二郎是报复；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是报复；潘金莲委身西门庆是报复；王婆引西门庆入室是报复；武松杀西门庆是报复；武松杀潘金莲更是报复。报复是人性中最本质的冲动。所以，我提醒自己：你写的人物在他们的报复行动中的心理活动一定要具有人性的幽暗性。

我之所以要用“报复”这一情结来结构这部小说，也是为了强化它的戏剧性和传奇性。只有戏剧性才能产生审美惊愕，有了审美惊愕才会有传奇性。张爱玲说过，中国的小说是离不开传奇性的。此言不谬。

若干年后，武松无数次猜想自己出生的那个夜晚一定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杀人夜。

其实真不是。

武松出生的那个夜晚，清河县城的上空月朗风清：一弯新月在薄云里悠闲地徜徉；丝丝清风在夜空中似有似无地吹拂着；虫不鸣，鸟不叫，这个温柔的夏夜静悄悄……

就在这个夜晚的夜半时分，在清河县城的紫石街上，一前一后走着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

女人，又白又胖，是县太爷武文秀家的女佣，叫王凤仙。她嘴里嚼着一块芝麻糖，扭扭搭搭地在前面走着；走在后边牵着匹白马的男子是清河县城仁善堂药房的大老板西门逵，三十来岁，长得人高马大，仪表堂堂。

走着走着，西门逵望着前面黑乎乎的武家大院，突然停下脚步，叫道：“哎，王妈！”



王凤仙停住脚，回过头来，啐了一口糖渣，悄声地问：“咋了？”

西门逵从前襟衣兜里掏出两块银子，说道：“王妈……你把这十两银子捎给武夫人，俺还是不去了吧？”

王凤仙抿嘴一笑：“哎呀，俺的西门大老爷！你不想去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呀？”

西门逵嗫嚅道：“俺怕……俺怕武老爷……万一回来呢，碰上不好。”

王凤仙拍了一下西门逵，说道：“这你放心吧！俺家老爷去青州府给上峰贺寿去了，才走三天；青州府这么远，再有十天他也回不来呀。走吧！这种时候你不去，对得起夫人吗？”

西门逵仰头望望星空，长长地叹了口气：“唉！女人真是麻烦！”

王凤仙笑咪咪地用食指刮了一下西门逵脸，笑道：“后悔了？你当初勾搭俺家夫人那个劲头都跑哪去了？”

西门逵赧颜一笑，揣起银子，突然一把抱住王凤仙，笑嘻嘻地说道：“都跑你这儿来了！”呶起嘴要亲王凤仙。王凤仙使劲往外挣。两人撕扯了半天，王凤仙终于挣脱。她跳到一边，嗔道：“你再胡闹俺告诉夫人啦！老实点！听话！快跟俺走！”转身走去。

西门逵笑笑，讪讪地跟在后边。

远处传来几声狗叫。

一片清辉下，清河县城睡意朦胧。

一片鼾声中，有一双眼睛怒目圆睁，杀气腾腾！……

县太爷武文秀家的东厢房里，产后的武夫人郑青青斜躺在床上，她双睑微翳，双颊潮红。她是武文秀刚娶来两年的续弦，芳龄二九，长得凤眼蛾眉，十分美丽。她身边的襁褓中露出一个婴儿红扑扑的小脸蛋。婴儿正在酣睡。

房门悄悄地开了，王凤仙伸进脑袋，小声说道：“夫人！来了！”

郑青青睁开眼睛，嗔道：“没头没脑的！谁来了？”

王凤仙把嘴一撇：“就能装相！你说谁来了。”回头对门外：“快进来呀！”拉过西门逵，往屋里一推。

郑青青向王凤仙指指窗外。王凤仙点头，关上房门，向前院门去了。

西门逵站在床边，望着眼前这个红乎乎的小肉蛋，一时间有点局促不安。

郑青青抱起襁褓，很幸福地偎在西门逵的胸口，用手指拨弄婴儿的脸蛋：“你看这孩子的眼睛长得多像你呀！……还有这小嘴，跟你的一模一样……瞧瞧，他用小手抓你哪！真是有血脉连着啊，这么点儿就知道认亲了，你说怪不怪？……快，让你亲爹爹抱抱。”

西门逵伸手接过襁褓，端详一下婴儿的脸，说：“这孩子还是像你们家那位……”

郑青青杵了西门逵一下：“像他？像他俺得恶心死！”

就在这个当儿，窗外忽然传来王妈惊诧的喊声：“老爷？！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屋里这两位一听到王妈的喊声，如雷轰顶，吓得头发都立起来了。西门逵慌忙把襁褓往郑青青怀里一塞，转身就往门口跑；他刚要伸手拉门，门被外边的人一脚踢开，王凤仙倒退着一个腚墩跌坐到地上。县太爷武文秀一脸杀气地冲了进来。

这武文秀四十多岁，五短身材，相貌猥琐。跟在他身后的是捕快王老虎，三十多岁，是王妈王凤仙的丈夫，是武文秀的心腹。此人身形魁梧，一脸络腮胡子；他右手握着一把腰刀。

西门逵急忙从衣襟里掏出两锭元宝，拱手献上：“武老爷，俺来……恭、恭喜你了！”

武文秀冷笑一声：“哼！咱俩到底该谁恭喜谁呀？”一脚踢飞元宝，大吼一声：“西门逵！俺日你亲娘啊！”又调头冲着抱着襁褓瑟瑟发



抖的郑青青使劲啐了一口：“你个臭婊子！”

王凤仙从地上爬起来，要去拉武文秀，被丈夫王老虎一把薅住，往旁边一推：“滚开！臭娘们儿！”

西门逵故作镇静地笑了一下，说：“武老爷，俺今天来是给夫人看病的……”

武文秀骂道：“看病！看病！看你娘腿的花柳病！”一把揪住西门逵的脖领，回头对王老虎喊了一声：“王老虎！你还等什么？！”

王老虎持刀要上，被王妈拦住。王妈喊道：“老虎！你要干吗？！”

这时，床上的郑青青冲着西门逵喊道：“西门！快跑！”

西门逵一拳将武文秀打倒，转身便跑。武文秀一个鲤鱼打挺，一把抱住西门逵的大腿，冲着王老虎大吼：“老虎！五十两！咱不说好了吗？俺说到做到！”

王老虎推开老婆，上前一步，手起刀落！

西门逵的脑袋像个皮球似的飞了起来，重重地砸在对面的粉墙上，又弹到地上，在地上转了两个圆圈，不动了。掉了脑袋的脖腔里腾地一下涌起一道红色的血柱，喷到天花板上，然后天女散花似的纷纷扬扬向四处散落，如同红雨。

婴儿的哭声戛然停止，他瞪大眼睛望着这个奇异的景象，这漫天的血花真是太美丽了！这是个什么玩艺？那个人头哪儿去了？……

武夫人和王凤仙都吓傻了。武文秀也吓傻了，他双手还死死地抱着已经没有了脑袋的西门逵，愣怔了半天，才撒开手。西门逵的遗体扑咚一声倒在地上。

武文秀从地上爬起来，用脚使劲踹着西门逵的无头尸体，边踹边骂：“杂种！你个臭卖药的，敢动老爷的娘们儿！俺让你美！让你美！”

床上的郑青青突然捂着脸大哭起来。武文秀抬头一看她这个样子，妒火中烧，他指着郑青青，冲着王老虎喊道：“还有她！那个小贱妇！给俺一起剁了！俺再给你加五十两！”

王凤仙上前拉着武文秀的衣襟，央求道：“老爷，老爷，别说虎话了，你消消气吧。”



王老虎此刻已经把腰刀插进刀鞘，他也打拱央求：“老爷，可以了……”

王老虎话音未落，只见床上的郑青青呼地一下站起，把手里的襁褓双手举过头顶，狠命地摔到地上！

地上发出一声闷响。襁褓跳了两跳，婴儿竟没哭，没有一点声息。

瞬息之间，郑青青跨前一步，一把夺过王老虎的腰刀，向自己的脖子上一抹——

顿时，一条鲜红的血线在半空中飞掠而过！郑青青的身体像一只飞翔的大鸟，飘飘地砸在西门逵的胸脯上！她只说了一句：“西门，等俺……”便不动了。

正在几个人错愕之际，门开了，一个七八岁的矮墩墩的男孩出现在门口。

这个男孩是武文秀的前房妻子留给他的儿子，大名叫武植，小名大郎。武大郎揉着眼睛，打了个哈欠：“爹回来了……”当他低头一看地上，吓得大叫一声：“娘哎！”调头便跑，边跑边喊：“杀人啦！杀人啦！……”武文秀和王老虎对视一眼，慌忙追出去。

王妈哈腰抱起襁褓，试试婴儿的鼻息，又拍拍婴儿的脸蛋，婴儿了无声息。王妈叹了口气：“完了！”把襁褓往床上一扔。突然，婴儿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这哭声腾空而起，冲出窗外，直上云天，把这清河县的天空震荡得瑟瑟颤抖……

没错，这个婴儿，这个没摔死的小私生子，就是日后威名赫赫的打虎英雄武松！

二

当晚，武文秀和王老虎就把西门逵的尸首塞进麻袋，扔到城外大清河里去了。第二天，武文秀又装着刚从青州府回来的样子，匆匆进门，愕然愣住，然后号啕大哭。几个步骤演示完了之后，对外宣称：俺家夫人昨晚生孩子憋死了。俺这两房老婆都年纪轻轻离俺而去，俺这命咋这么苦哇！当日武文秀就把郑青青埋在武家莹地他前妻田氏的坟边。送殡的时候，武文秀抚着棺材，一路上放声大哭，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沿途百姓皆为之动容。



把郑青青下葬之后，武文秀遣走众人，自己一个人留下来。他见四下无人，

一边用脚踹着新坟，一边骂道：

“贱种！贱货！你个臭窑姐儿占了俺武家这块坟地，都脏了俺的祖宗！”骂完之后，跪在父母的坟头一边磕头一边哭道：“爹呀娘呀，都是孩儿不孝哇！从窑子里弄来这么一位，

真是咱武门的耻辱哇！为了掩人耳目，俺不得不暂时把她埋在这儿，

等风声一过，俺一定把她挖出去，扔到大清河里喂王八！爹呀娘呀，在那边，她若是给你们见礼，跟你们说话，你们不要理她就是了……”

武文秀骂得不是没有来由，这个郑青青还真是窑姐儿出身。

原来，这个郑青青是青州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父亲是青州城有名的大盐商，因经营不善破了产，上吊死了。夫人一股火也病死了，只剩下郑青青一人。债主见她姿色艳丽，要拿她当妾。郑青青坚贞不从，又是服毒又是上吊，把债主惹恼了，将她卖给了藏香楼。进了藏香楼，郑青青更不想活了，整天寻死觅活的。这藏香楼的老鸨是个江湖上练达的老手，这阵式见得多了，她不急不恼，总是唉声叹气地劝慰她，有时还陪着郑青青一起落泪，总算把郑青青弄安稳了。

老鸨说：“闺女呀，干这行也不是一条死路。你若是真有这个志气，哪天遇到一个中意的恩主，你可以从良的呀。”

郑青青说：“到这里来的人哪有好人哪。”

老鸨笑道：“你这不把俺也骂了嘛。闺女呀，按俺们行里的规矩，十三岁是试花，十四岁是开花，十五岁是摘花，十六就是谢花了。你都十七了，该挂牌儿梳拢了。”

郑青青擦擦眼泪，抬起头来，一脸正色地说道：“俺也想开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有一条：俺可以先陪客人说话喝茶，真要破身，那必须是俺本人相中的。”

老鸨笑道：“这你放心吧，到这来的主儿，年纪大点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年纪轻点的也都是有才有貌的……”

郑青青打断老鸨的话，说：“俺要有情有义的。”

老鸨叹道：“这可就难了。”

郑青青噙泪道：“俺生为女人，这头一回一定要找个称心如意的，就是只过一夜，俺也不枉为女人一回。”

老鸨沉吟半晌，说道：“那好吧。不过咱总得有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内由你选，过了一个月你还没找到，那可由不得你了。”

郑青青点头：“行。”

老鸨说：“你自己起个花名吧，俺好挂牌。”

郑青青泣道：“就叫俺‘命苦’吧。”

老鸨笑道：“你这丫头！这哪是个人名啊……你是个好人家的孩子，俺看你就叫‘好姐’吧。你看如何？”

郑青青点头。

第二天郑青青就挂牌迎客了。老鸨给她定了个头排价：楼上单间陪茶，一个时辰三串铜钱。

郑青青挂牌不出十天，便恩主盈门，声名鹊起，每天客人络绎不绝。老鸨乐得屁颠屁颠的，可郑青青却犯愁了：来的都是

些当官的、做生意的，再不就是些公子哥儿，一个个嘻皮笑脸，言语褻狎，没有一个像人样的。她每日笑脸迎人，心中却愁苦万端。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郑青青急得不行，暗叹命苦。

这天，来青州采购药材的西门逵办完货之后，晚饭时喝了点酒，呆在旅店里闲得无聊，便来到大街上转悠，忽然看见藏香楼的招牌，便走了进来。进门后，老鸨便把他让到楼上郑青青的包间。西门逵挑帘一看，见屋里这小女子长得妖娆可人，对老鸨说：“就她了。”便走进包间。

郑青青见来者三十岁上下，身高马大，气度轩昂，心里顿觉清爽，便起身让坐，持壶敬茶。

这西门逵是个风月老手，他一搭眼就看出眼前这个小女子是个未开苞的雏儿，兴致高昂起来。他双手抱拳打了一拱：“请问小姐芳名呀？”

郑青青答道：“好姐。”顿了一下，问道：“官人您哪？”

西门逵喝了一口茶，做出一脸哭相，长叹一声，开始表演他在青楼里演过无数次的段子，说道：“俺叫王老五，小命有点苦，娶了俩媳妇，

